

李文公集目錄

第一卷

感知已賦 并序



釋懷賦 并序

第二卷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

平賦書 并序

進士策問第一道

習之

目錄

汲古閣

又第二道

第四卷

從道論

去佛齋 并序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第五卷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雞志

題燕太子丹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

又

第六卷

答韓侍郎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皇甫湜書

答朱載言書

第七卷

論事於宰相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倕書

習之

目錄

汲古閣

答侯高第二書

第八卷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使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正辭書 與翰林李舍人書

第九卷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姦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第十卷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脩寺觀錢狀

再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第十一卷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

習之

目錄

汲古閣

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

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克領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畧

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行

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
原郡王贈司空栢公神道碑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
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大夫上柱
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
公神道碑
陸欽州述

第十四卷

習之

目錄

汲古閣

唐故紫金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
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

公墓誌

并序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
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誌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故處士侯君墓誌 叔氏墓誌

第十五卷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

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第十六卷

祭吏部韓侍郎文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祭中書韋相公文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習之

目錄

汲古閣

祭硤州李使君文 祭從祖弟祕書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淮制祭伏波神文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別瀟山神文 於潮州別女足墓文

第十七卷

行已箴 陸儉檻銘

舒州新堂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并序

江州南湖堤銘并序 趙州石橋銘

解江靈

數奇篇

第十八卷

南來錄

題枕榔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五木經

元革註

韋氏月錄序

何首烏錄

習之

目錄
六

汲古閣

李文公集目錄

終

李文公集卷第一

東吳毛晉子晉訂

感知已賦

并序

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翱有相知之道焉謂翱得古人之遺風期翱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翱以拂拭吹噓翱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習之

卷之一

汲古閣

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翱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翱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已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翱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已之難得也

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勿
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
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
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
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
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
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翺之
命久迤邐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怨而
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習之

卷之一
二

汲古閣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
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
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
今愧特于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
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
之五稔兮尙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
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
改其所爲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
勁直於松栢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

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井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
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
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群情以獨
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
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
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
習之

卷之一

汲古閣

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
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
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
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
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旣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
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
竟掃寇而戡隨况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
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治得
今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

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
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

并序

讀黨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歷悔吝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
兮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
疑彼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訊之進蓋言而
不信兮退遠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予道
之所厄昔師商之規聖兮德旣均而行革惟肝腸
習之

卷之一
四

汲古閣

之有殊兮守不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聞兮道旣
塞而已行路非險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
直而獄死兮李固忠而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
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
農夫以手鋤兮反剪去乎嘉莖豈不指穢而語之
兮佯瞪矐而不肯聽歎釋去而不忍兮終留滯亦
何成當晨旦而步立兮仰白日而自明處一世而
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內抑兮壯大觀
於莊生拔馨香之菑蘭兮樹蒿蔚以羅列斥通道

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心兮羌與
此其奚別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居嗟所
守之旣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兮非
市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悲
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
而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
而絕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
終永夜以噓唏

習之

卷之一
五

汲古閣

李文公集卷第二

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旣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克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習之

卷之二

汲古閣

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

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

習之

卷之二

汲古閣

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

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之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習之

卷之二
三

汲古閣

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賁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遺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

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
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
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
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
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
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
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倕存
焉與之言之陸倕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
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
習之

卷之二

汲古閣

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
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
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
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
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
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
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

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
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
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
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
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
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
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
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
習之

卷之二

汲古閣

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
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
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
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
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
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
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

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

習之

卷之二
六

汲古閣

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習之

卷之二

汲古閣

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

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故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習之

卷之二

汲古閣

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鯀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

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習之

卷之二

汲古閣

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旣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旣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

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習之

卷之二
十

汲古閣

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

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
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
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
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
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習之

卷之二
十一

汲古閣

李文公集卷第三

平賦書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習之

卷之三

汲古閣

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旣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

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習之

卷之三

汲古閣

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

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

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

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十二分五釐也

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不同則從俗之數則易

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也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百

為屋屋三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方里

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

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十頃四十畝為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

習之 卷之三 汲古閣

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百里

之州五千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為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千頃也千里

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為古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

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蒞

非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

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入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

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按其多少亦

相若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

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剛遂溝瀆

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
九億四萬有四千畝

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

百里之家給焉

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綴短而量
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
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
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
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剛遂溝澮丘墓鄉井屋
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
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

畝率十取粟

習之

卷之三

汲古閣

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
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
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
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
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
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
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
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
剛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

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
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
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
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
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
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
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
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
習之

卷之三
五

汲古閣

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
公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
出公困與之而勸之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
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
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
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於
他矣人旣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
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
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

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

習之

卷之三
六

汲古閣

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爲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爲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卑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之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爲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爲四百姓日蹙而散爲商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

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蕃之爲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陰邪乘我之去而欺神虐人係虜卿士大夫至茲習之

卷之三
七

汲古閣

爲羞備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父母妻子且煩饋餼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弗備禦之耶必將伺我之間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殺其老弱係纍其丁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成策邪何邊境未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有說乎

李文公集卷第四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違衆不祥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
而爲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
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謦然而是之將
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
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習之

卷之四

汲古閣

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
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
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
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
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
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
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
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

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
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
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
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
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
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
之羣而說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
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
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
習之

卷之四

汲古閣

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
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
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
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蓋
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

并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叅軍時奉叔父司徒命
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
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

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流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于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爲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于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習之

卷之四

汲古閣

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
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脩身毒國之
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
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
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
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
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
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
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
習之

卷之四

汲古閣

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
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
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
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
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
天子而傳曰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
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
其可竊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
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

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沃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解惑

習之

卷之四
五

汲古閣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縫紙爲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犂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于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恠者因謬王野人旣死處士陳恒發其棺

惟見空衣翱與陳恒相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
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翱以節度掌
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翱
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斲木爲棺命將吏村人
改葬野人遷于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
東志曰王處士葬于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
惑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

習之

卷之四
六

汲古閣

不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
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
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
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
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
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
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
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
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况富貴之大耶非

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尙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尙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尙忠也非尙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之蓄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禹之政忠殷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習之

卷之四
七

汲古閣

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尙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尙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尙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尙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尙乃帝王之所以合變

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自家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

習之

卷之四
八

汲古閣

令不當行事，不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撻于下，下畏其刑而不敢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其難矣。或寵其妻，或嬖其妾，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旣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位必僭矣。他人拒其間，則不和，順其過，則虧禮，不正之則上下無章，正之則不得其情，不如已者言之，則爲愚賢於已者言之，則爲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於我無違，故

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爲善乎曰耳目鼻
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天下我
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百善
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改爲何有如不思而肆其
心之所爲則雖聖人亦無可奈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嚚然不復其性
惑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
者也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冉求非不足
習之

卷之四
九

汲古閣

乎力者也畫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噫顏子短
命故未到乎仲尼也潢汗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
矣河出崑崙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海
吾惡知其異於淵之自出者邪

李文公集卷第五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鷄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習之

卷之五

汲古閣

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竝立于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于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鷄也則可似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鷂鷓鴣鴻其肖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群

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
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
之鬣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
爲之顧如不知也旣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
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
羞也吾以馬往而諭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
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
習之

卷之五

汲古閣

之病自己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
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
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
其所以爲心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
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
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
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
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
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

夫

截冠雄雞志

翔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翔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眾雞眾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習之

卷之五

汲古閣

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翔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眾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旣來而其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眾栖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群焉

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拔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咎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者焉客雞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友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習之

卷之五

汲古閣

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人

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竇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授下無交名聲未大

習之

卷之五
五

汲古閣

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爲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旣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往出奇怪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

聞生遊成都試爲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
侈麗奢豪羈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劔門之艱難
勿我憂也

雜說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
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
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
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
行是天之文乖盪也天文乖盪無久覆乎上地文
習之

卷之五
六

汲古閣

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
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
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
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
高下雖不一其爲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
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
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
至於斯天下爲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
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

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惇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忤天地人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爲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

習之

卷之五
七

汲古閣

已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信之於已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西不忍爲管仲也孟軻又不肯爲曾西向使孟軻曾西生於斯世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尔是其心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訕謗于天下亦必固

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
心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
會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又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
與皆爲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
其得於鳳也不惟齧龍雖遇麟龜固將噬而亡之
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協狝犬而來吠嗥也賦之
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
習之

卷之五
八

汲古閣

而不能麟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旣而麟傷于毒
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
喉而龍走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